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〇八回 情切切密意慰檀郎 意綿綿深情回倩女

卻說章秋谷對陳文仙打了一拱，陳文仙連忙立起身來，背過臉去，口中說道：「為什麼平空的又要打起拱來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自從把你娶到家中之後，還是這樣的沾花惹草，到處留情，你卻從沒有和我鬧過一回，爭過一句。仔細想起來，覺得狠有些對不起。所以今天朝你打一個拱，總算和你陪個不是。」文仙聽了也笑道：「自己人，何必還要這般客氣？打拱作揖的，不要折了我的福分。」章秋谷道：「若要論起理來，你的嫁我，既沒有要我的錢，又不是貪我的勢。我娶了你這樣的一個人，總算心滿意足，沒有什麼不合，不應該再在外面這般胡鬧。但是我天生成是這般的性情，實在無可如何，你也只好將就一點的了。」陳文仙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性情如此，和你爭論也是不中用的，倒反大家存了意見。只要你把我這個人長長的放在心上，不要到了那個時候忽然反面無情起來，也就是了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你只顧放心。我也不是這樣負心薄倖的人物。難道我們認得了這幾年，你還不知道我的為人不成？」文仙聽了，斜著一雙俊眼微微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不會這般薄倖，所以憑你在外面這樣混鬧，沒有什麼不放心。如若不然，老實說我也不至於這般冒失！……」文仙說到這裡頓了一頓，秋谷接著說道：「可是不嫁我麼？」文仙含笑點一點頭。

秋谷又道：「我家裡雖然現有正室，我待他卻很平常，沒有和你這般熨貼。但是我在你面上，雖然別的沒有什麼，卻免不得東去弔個膀子，西去做個信人，自己想起來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。」陳文仙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灌米湯了。」

秋谷正色道：「我向來不說假話的。況且在你面前說假話做什麼？不過我想起來，你當初嫁我，我沒有出一個大錢的身價，一古腦兒只和你付了幾百塊錢的帳，又委屈你做我的姨太太……」秋谷正還要說下去，文仙秋波澄澄的看著秋谷說道：「你當真的過意不去麼？」秋谷道：「自然當真過意不去。」文仙道：「你既然心上過意不去，天長地久，以後的日子多得狠。只要你放在心裡頭，慢慢的來就是了。」

秋谷聽了，拉著他的手笑道：「不用慢慢的來，今天就要給你賠禮。」文仙面上不覺紅了一紅道：「賠禮是不敢當的，你去和陸麗娟賠禮罷。」秋谷哈哈的笑道：「你好沒良心！剛才在陸麗娟那裡，費了無數的唇舌，方才肯放我回來。你還要說這樣的話兒！」文仙聽了，不懂秋谷說的什麼，連忙問時，秋谷便把方才陸麗娟留他在院中住夜的事情，同著自己開導的話兒，細細的告訴了陳文仙。文仙聽了，雖然不說什麼，心上卻分感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章秋谷忽然覺得窗外一陣涼風直逼進來，打了一個寒噤。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那幾扇玻璃窗上已經隱隱的透出曉光來。秋谷道：「我們只顧講話，連天明都不知道。」文仙到了這個時候，身上也覺得有些翠袖生涼，羅衣風冷，便也同著秋谷上牀就寢。這兩個人一個是離支側挺，栽成婪尾之春；一個是桃李無言，嫁得金龜之婿。鏡盟衫誓，玉軟香溫；幃中之小玉頻呼，枕上之深釵欲墮。分歡樂，分熨貼，就分的恩愛纏綿。這些瑣事，在下做書的也不必去講他。

只說章秋谷自從在張園見過那個女子之後，心上覺得分的放他不下，自己親自到人壽裡去打聽了好幾回，方才知那天看見的就是平江伍公館裡頭的小姐，那同他坐在一起的少婦便是這位小姐的舅母。這位小姐的父親叫做伍圭甫，本來是蘇州人，在上海南市開了一家糖棧。娶妻周氏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得病死了。伍圭甫有一個內弟，死的時候年紀很輕，遺下一個寡妻，無兒無女，便住在伍圭甫家裡，靠著這位姑奶奶度日。自從周氏死了之後，伍圭甫不知怎樣的勾勾搭搭，竟和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，隔了一兩年，伍圭甫又在堂子裡頭娶了一個信人做姨太太。娶到家頭沒有一個月，就和這位舅太太吃起醋來，兩下鬧了個天翻地覆。伍圭甫恐怕傳出去風聲不雅，便把姨太太搬到南市去住。把自己的一個女兒、一個兒子，托給舅太太照應，另外在人壽裡租了幾幢房子，用了一個廚子，一個梳頭娘姨，還有小姐的媽媽也跟著住在一處。伍圭甫一個月裡頭也回來住多天，把這位舅太太竟作了他的外室。

這位小姐長到七歲上便出落得態度清華，丰神婀娜皎若中秋之月，嬌如解語之花。一班少年子弟見了伍小姐這般丰貌，一個個好像失了魂魄的一般，免不得一個個都要和他擠眉弄眼，賣些弄弔膀子的手段。無奈這位伍小姐雖然破瓜年紀，情竇已開，卻向來不大出門的，那裡知道什麼弔膀子不弔膀子。更兼看著這一班油頭滑腦的少年，眼睛裡頭也看他們不上。

這位舅太太雖然已經年過三旬，卻還很喜歡抹粉塗脂，畫眉掠鬢；衣妝時世，體格風流，看上去也不過像個二三四的樣兒。時常也同著這位伍小姐出去坐坐馬車，游游張園。也有時到戲館裡看看夜戲。這位舅太太分高興，伍小姐卻是隨隨便便的。

這一日也是天緣湊巧，剛剛在張園遇著了章秋谷。伍小姐見了秋谷長身玉立，白面豐頤，顧盼非常，風華出眾。覺得平日之間眼中從沒有見過這般人物，不覺肚子裡頭暗暗的喝采。又見秋谷同著陳文仙兩個人在一起，好似那珊瑚連理，玉樹交枝；一個豐采照人，一個容光飛舞，合起來恰是一對兒，不相上下。伍小姐心上暗想道：這一對少年男女，也不知是那裡的？心上也就略略的動了一動，不免偷轉秋波，著實的多看幾眼。及至秋谷自己拉著馬車，在他馬車的前後左右兜了一個圈子，又連連的朝著伍小姐飛幾個眼風，伍小姐是個絕世聰明的人，那有不領會的道理？不由得對著秋谷一笑。直到馬車已經到了人壽裡門口，伍小姐同舅太太差不多將要走進大門，回過頭來，還看見章秋谷遠遠的跟在後面。伍小姐心上雖然明白，只說這個人有些癡氣，卻沒有什麼什麼歪念。倒是這位舅太太見了章秋谷這樣的一個人物，未免動了個憐才愛貌的心腸，心上覺得好生眷戀，對著伍小姐又說不出來。

這邊的話權且按過一邊。

只說章秋谷自從知道了這些消息，便一心一意要想做個跳粉牆的張君瑞，把一個好好的伍小姐就當做西廂待月的崔鶯鶯。無奈這裡頭沒有個傳書遞柬的紅娘，這件事兒那裡弄得成功？一連在伍小姐家門外徘徊了幾天，不要說沒有見著伍小姐的面，就是伍小姐的聲氣也沒有聽見，找不出一個空兒。想要發一個狠丟掉了他，只當沒有看見這一個人，無奈千思萬想的，心上總放不下來。覺得自己的前後左右都有無數伍小姐的影兒團團圍住，那裡撇得開！自己心上詫異道：天下竟有這般奇事！我章秋谷平生看見的婦人女子也不知多少，就是和他一個樣兒的也很多，怎麼我在別人面上從沒有這樣的癡心眷戀，獨獨的遇著了他就是這般模樣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想了一回，也想不出個緣故來。又是這樣的去守了幾日，依然找不到一些門路，沒奈何只得放過一邊，無精打采的在公館裡頭過了幾天，也不出去。

向來章秋谷到了夏間，差不多天天要坐馬車到花園裡頭去頑的，如今心上有了這件事兒，只成日的坐在公館裡頭，連大門都出不。陳海秋同陶觀察等一班人也時時來邀他一同出去，秋谷心上不耐煩，只推有病不能出門。懨懨悶悶的過了幾天，當真髮寒發熱的生起病來。陳文仙著了忙，又不便怎樣苦苦的勸他，只得盡心服侍。

過了兩三天，秋谷覺得好些，早上起來吃過一碗荷葉粥，和陳文仙講些閒話。文仙趁勢勸他道：「你一個男子漢，何苦為著這樣沒要緊的事情自己生起病來？你想老太太通共止生你一個兒子，要是知道你在這裡生病，不知要怎樣的著急呢！」秋谷聽了悚然道：「你的說話委實不差，我也知道我這個單相思害得無謂，卻不知怎樣的心上總是放他不下，連我自己都不明白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七八歲的女子走上樓來，穿著一身淡湖色洋紗衫褲，上身卻襯著一件楊妃色汗衫。梳著一條烏光漆黑的油松大辮，一雙天然腳穿著一雙皮鞋，好像個女學生的打扮。倒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一張圓圓的臉兒，不施脂粉，素淨非常。手裡頭拿著一個筠籃，籃裡頭裝著無數的鮮花，香風撲鼻。原來是賣花的蘇州阿七。阿七走進房來，見了章秋谷，笑微微的叫了一聲：「二少爺。」對著文仙道：「奶奶，今天要買些花不要？」文仙素性最愛花的，便揀了一個茉莉花球和一條茉莉花條，又揀了幾剪珠蘭，幾剪白蘭花。阿七便坐下來七搭八搭的和文仙扳談，文仙卻不甚理他。忽然蛾眉一皺，頰上的兩個酒渦微微一動，便走近秋谷身旁附耳說了幾句。秋谷登時喜上眉梢，連連點首。

文仙便走過去坐在一張美人榻上，招手叫阿七過來，問他道：「你在這裡賣花，新馬路一帶公館裡頭的花，一古腦兒都是你的

是不是？」阿七道：「不錯。這裡新馬路左近幾個有名的大公館，什麼姨太太、少奶奶、小姐頭上戴的花，都是我一個人送去的。有時自己園裡出的花還不夠分派。」這一來有分教：

蜂媒蝶使，偷來御苑之春；倚玉偎香，銷盡溫柔之福。

不知陳文仙和阿七說些什麼，且看下回便知分曉。